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一改 第十二回 陳塘關哪吒出世

陳塘關有一總兵官，姓李，名靖，自幼訪道修真，拜西崑崙度厄真人為師，學成五行遁術。因仙道難成，故遣下山輔佐紂王，官居總兵，享受人間之富貴。元配殷氏，生有二子：長曰金吒，次曰木吒。殷夫人後又懷孕在身，已及三年零六個月。李靖時常心下憂疑，一日，指夫人之腹，言曰：「孕懷三載有餘，尚不降生，非妖即怪。」

夫人亦煩惱曰：「此孕定非吉兆，教我日夜憂心。」

李靖聽說，心下甚是不樂。當晚夜至三更，夫人睡得正濃，夢見一道人，頭挽雙髻，身著道服，逕進香房。

夫人叱曰：「這道人甚不知理。此乃內室，如何逕進，著實可惡！」

道人曰：「夫人快接麟兒！」夫人未及答，只見道人將一物往夫人懷中一送，夫人猛然驚醒，駭出一身冷汗。

忙喚醒李總兵曰：「適纔夢中……如此如此……」說了一遍。言未畢時，殷夫人已覺腹中疼痛。

靖急起來，至前廳坐下。暗想：「懷身三年零六個月，今夜如此，莫非降生，凶吉尚未可知。」

正思慮間，只見兩個侍兒，慌忙前來，「啟老爺：夫人生下一個妖精來了！」

李靖聽說，急忙來至香房，手執寶劍，只見房裏一團紅氣，滿屋異香。有一肉毬，滴溜溜圓轉如輪。李靖大驚，望肉毬上一劍砍去，劃然有聲。分開肉毬，跳出一個小孩兒來，滿地紅光，面如傅粉，右手套一金鐲，肚腹上圍著一塊紅綾，金光射目。

這位神聖下世，出在陳塘關，乃姜子牙先行官，靈珠子化身。金鐲是「乾坤圈」，紅綾名曰「混天綾。」此物乃是乾元山鎮金光河之寶。

李靖砍開肉毬後，見一孩兒滿地上跑。李靖駭異，上前一把抱將起來，分明是個好孩子，又不忍作為妖怪壞他性命。乃遞與夫人看，彼此恩愛不捨，各各憂喜。

卻說次日，有許多屬官，俱來賀喜。李靖剛發放完畢，中軍官來稟：「啟老爺：外面有一道人求見。」

李靖原是道門，怎敢忘本。忙道：「請來。」軍政官急請道人。

道人逕上大廳，朝上對李靖曰：「將軍，貧道稽首了。」李靖忙答禮畢，尊道人士坐。

道人不謙，便就坐下。

李靖曰：「老師何處名山？甚麼洞府？今到此關，有何見諭？」

道人曰：「貧道乃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是也。聞得將軍生了公子，特來賀喜。借令公子一看，不知尊意如何？」

李靖聞道人之言，隨喚侍兒抱將出來。道人接在手，看了一看，問曰：「此子落在那個時辰？」

李靖答曰：「生在丑時。」

道人曰：「不好。」

李靖答曰：「此子莫非養不得麼？」

道人曰：「非也。此子生於丑時，正犯了一千七百殺戒。」又問：「此子可會起名否？」

李靖答曰：「不曾。」

道人曰：「待貧道與他起個名，就與貧道做個徒弟，何如？」

李靖答曰：「願拜道者為師。」

道人曰：「將軍有幾位公子？」

李靖答曰：「不才有三子；長曰金吒，拜五龍山雲霄洞文殊廣法天尊為師；次曰木吒，拜九宮山白鶴洞普賢真人為師。老師既要此子為門下，但憑起一名諱，便拜道長為師。」

道人曰：「此子第三，取名叫做『哪吒』。」

李靖謝曰：「多承厚德命名，感謝不盡。」喚左右：「看齋。」

道人乃辭曰：「這個不必，貧道有事，即便回山。」著實固辭。

李靖只得送道人出府。那道人別過，逕自去了。

這日李靖在關上無事，忽聞報天下反了四百諸侯。忙傳令出，把守關隘，操演三軍，訓練士卒，謹提防野馬嶺要地。鳥飛兔走，瞬息光陰，暑往寒來，不覺七載。

哪吒年方七歲，身長六尺。時逢五月，天氣炎熱，李靖因東伯侯姜文煥反了，在游魂關大戰竇榮，因此每日操練三軍，教練士卒。

三公子哪吒見天氣暑熱，心下煩躁，來見母親，參見畢，站立一旁，對母親曰：「孩兒要出關外閑翫一會。稟過母親，方敢前去。」

殷夫人愛子之心重，便叫：「我兒，你既要去關外閑玩，可帶一名家將領你去，不可貪玩，快去快來。恐怕你爺爺操練回來。」

哪吒應道：「孩兒曉得。」哪吒回家將出得關來，正是五月天氣，也就著實炎熱。

哪吒回家將出關，約行一里之餘，天熱難行。哪吒走得汗流滿面，乃叫家將：「看前面樹陰之下，可好納涼？」

家將來到綠柳陰中，只見薰風蕩蕩，煩襟盡解。急忙走回來，對哪吒稟曰：「稟公子，前面柳蔭之內，甚是清涼，可以避暑。」

哪吒聽說，不覺大喜；便走進林內；解開衣帶，舒放襟懷，甚是快樂。猛忽的見那壁廂清波滾滾，綠水滔滔，真是兩岸垂楊風習習，崖傍亂石水潺潺。

哪吒立起身來，走到河邊，叫家將：「我方纔走出關來，熱極了，一身是汗。如今且在石上洗一個澡。」

家將曰：「公子仔細，只怕老爺回來，可早些回去。」

哪吒曰：「不妨。」脫了衣裳，坐在石上，把七尺混天綾放在水裏，蘸水洗澡。

哪吒不知這河是九灣河，正在東海口上。哪吒將此寶放在水中，把水俱映紅了。擺一擺，江河晃動，搖一搖，乾坤動撼。那哪吒洗澡，不覺那水晶宮已^比亂響。

東海龍王敖光在水晶宮坐，只聽得宮闕震響，忙喚左右，問曰：「地不該震，為何宮殿^比搖？」

傳與巡海夜叉李良，看海口是何物作怪。夜叉來到九灣河一望，見水俱是紅的，光華燦爛，只見一小兒將紅羅帕蘸水洗澡。

夜叉分水，大叫曰：「那孩子將甚麼作怪東西，把河水映紅，宮殿搖動？」

哪吒回頭一看，見水底一物，面如藍靛，發似硃砂，巨口獠牙，手持大斧。哪吒曰：「你那畜生，是個甚麼東西，也說話？」

夜叉大怒，「吾奉主公點差巡海夜叉，怎罵我是畜生？」分水一躍，跳上岸來，望哪吒頂上一斧劈來。

哪吒正赤身站立，見夜叉來得勇猛，將身躲過，把右手套的乾坤圈望空中一舉。此寶原係崑崙山玉虛宮所賜太乙真人鎮金光河之物，夜叉那裏經得起，那寶打將下來，正落在夜叉頭上，只打的腦漿迸流，即死於岸上。

哪吒笑曰：「把我的乾坤圈都污了。」復到石上坐下，洗那圈子。

水晶宮如何經得起此二寶震撼，險些兒把宮殿俱晃倒了。

敖光曰：「夜叉去探事未回，怎的這等凶惡！」

只見龍兵來報：「夜叉李良被一孩童打死在陸地，特啟龍君知道。」

敖光大驚：「李良乃靈霄殿御筆點差的，誰敢打死？」敖光傳令：「點龍兵，待吾親去，看是何人！」

只見龍王三太子敖丙出來，口稱：「父王，為何大怒？」敖光將李良打死的事說了一遍。三太子曰：「父王請安。孩兒出去拿來便是。」

敖丙忙調龍兵，上了逼水獸，提畫杆戟，逕出水晶宮來。分開水勢，浪如山倒，波濤橫生，平地水長數尺。

哪吒起身看著水，言曰：「好大水！好大水！」

只見波浪中現一水獸，獸上坐看一人，全裝服色，持戟驍雄，大叫曰：「是甚人打死我巡海夜叉李良？」

哪吒曰：「是我。」

敖丙一見，問曰：「你是誰人？」

哪吒答曰：「我乃陳塘關李靖第三子哪吒是也。俺父親鎮守此間，乃一鎮之主。我在此避暑洗澡，與他無干；他來罵我，我打死了他，也無妨。」

三太子敖丙大驚曰：「好潑賊！夜叉李良乃天王殿差，你敢大膽將他打死，尚敢撒潑亂言！」

太子將畫戟便刺，來取哪吒。哪吒手無寸鐵，把手一低，攢將過去曰：「少待動手，你是何人？通個姓名，我有道理。」

敖丙曰：「孤乃東海龍君三太子敖丙是也。」

哪吒笑曰：「你原來是敖光之子！你妄自尊大，若惱了我，連你那老泥鰍都拿出來，把皮也剝了他的。」

三太子大叫一聲：「氣殺我！好潑賊！這等無禮！」又一戟刺來。

哪吒把七尺混天綾望空一展，似火塊千團，往下一裹，將三太子裹下逼水獸來。哪吒搶一步趕上去，一腳踏住敖丙的頸項，提起乾坤圈，照頂門一下，把三太子的元身打出，是一條龍，已在地上挺直。

哪吒曰：「打出這小龍的本像來了。也罷，把他的筋抽去，做一條龍筋條與俺父親束甲。」

哪吒把三太子的筋抽了，逕帶進關來。把家將嚇得渾身骨軟筋酥，腿慢難行，挨到帥府門前。哪吒來見母夫人。

夫人曰：「我兒，你往那裏耍子，便去這半日？」

哪吒曰：「關外閑行，不覺來遲。」哪吒說罷，往後園去了。

李靖操演回來，發放左右，自卸衣甲，坐於後堂。憂思紂王失政，逼反天下四百諸侯，日見生民塗炭，正在那裏煩惱。

敖光在水晶宮，只聽得龍兵來報說：「陳塘關李靖之子哪吒把三太子打死，連筋都抽去了。」

敖光聽報，大驚曰：「吾兒乃興雲步雨滋生萬物正神，怎說打死了！李靖，你在西崑崙學道，吾與你也有一拜之交。你敢縱子為非，將我兒子打死，這也是百世之冤，怎敢又將我兒子筋都抽了！言之痛心切骨！」

敖光大怒，恨不能即與其子報仇，隨化一秀士，逕往陳塘關來。至於帥府，對門官曰：「你與我傳報，有故人敖光拜訪。」

軍政官進內廳稟曰：「啟老爺：外有故人敖光拜訪。」

李靖曰：「吾兄一別多年，今日相逢，真是天幸。」忙整衣來迎。

敖光至大廳，施禮坐下。李靖見敖光一臉怒色，方欲動問，只見敖光曰：「李賢弟，你生的好兒子！」

李靖笑答曰：「長兄，多年未會，今日奇逢，真是天幸，何故突發此言？若論小弟，止有三子：長曰金吒，次曰木吒，三曰哪吒，俱拜名山道德之士為師，雖未見好，亦不是無賴之輩。長兄莫要錯見。」

敖光曰：「賢弟，你錯見了！我豈錯見？你的兒子在九灣河洗澡，不知用何法術，將我水晶宮幾乎震倒。我差夜叉來看，便將我夜叉打死。我第三子來看，又將我第三太子打死，還把他筋都抽了來。」

李靖忙陪笑答曰：「不是我家，兄錯怪了我。我長子在九龍山學藝；二子在九宮山學藝；三子七歲，大門不出，從何處做出這等大事來？」

敖光曰：「便是你第三子哪吒打的！」

李靖曰：「長兄不必性急，待我教他出來你看。」李靖往後堂來。

殷夫人問曰：「何人在廳上？」

李靖曰：「故友敖光。不知何人打死他三太子，說是哪吒打的。如今叫他出去與他認。哪吒今在那裏？」

殷夫人自思：「只今日出門，如何做出這等事來？」不敢回言，只說：「在後園裏面。」

李靖逕進後園來叫：「哪吒在那裏？」叫了半個時辰不應。李靖逕走到海棠軒來，見門又關住。李靖在門口大叫，哪吒在裏面聽見，忙開門來見父親。

李靖便問：「我兒，你在此作何事？」

哪吒對曰：「孩兒今日無事出關，至九灣河頑耍，偶因炎熱，下水洗個澡。叵耐有個夜叉李良，孩兒又不惹他，他百般罵我，還拿斧來劈我。是孩兒一圈打死了。不知又有個甚麼三太子叫做敖丙，持畫戟刺我。被我把混天綾裹他上岸，一腳踏住頸項，也是一圈，不意打出一條龍來。孩兒想龍筋最貴氣，因此上抽了他的筋來，在此打一條龍筋條，與父親束甲。」

就把李靖只嚇得張口如痴，結舌不語；半晌，大叫曰：「好冤家！你惹下無涯之禍。你快出去見你伯父，自回他話。」

哪吒曰：「父親放心，不知者不坐罪，筋又不曾動他的，他要，元物在此，待孩兒見他去。」

哪吒急走來至大廳，上前施禮，口稱：「伯父，小侄不知，一時失錯，望伯父恕罪。元筋交付明白，分毫未動。」

敖光見物傷情，對李靖曰：「你生出這等惡子，你適纔還說我錯了。今他自己供認，只你意上可過的去！況吾子者，正神也；夜叉李良亦係御筆點差；豈得你父子無故擅行打死！我明日奏上玉帝，問你的師父要你！」敖光逕揚長去了。

李靖頓足放聲大哭：「這禍不小！」

夫人聽見前庭悲哭，忙問左右侍兒，侍兒回報曰：「今日三公子因遊玩，打死龍王三太子。適纔龍王與老爺折辨，明日要奏准天庭。不知老爺為何啼哭。」

夫人著忙，急至前庭，來看李靖。

李靖見夫人來，忙止淚，恨曰：「我李靖求仙未成，誰知你生下這樣好兒子，惹此滅門之禍！龍王乃施雨正神，他妄行殺害；明日玉帝准奏施行，我和你多則三日，少則兩朝，俱為刀下之鬼！」

夫人亦淚如雨下，指哪吒而言曰：「我懷你三年零六個月，方纔生你，不知受了多少苦辛。誰知你是滅門絕戶之禍根也！」

哪吒見父母哭泣，立身不安，雙膝跪下，言曰：「爹爹，母親，孩兒今日說了罷。我不是凡夫俗子，我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弟子。此寶皆係師父所賜，料敖光怎的不得我。我如今往乾元山上，問我師尊，必有主意。一人做事一人當，豈敢連累父母？」

哪吒出了府門，抓一把土，望空一洒，寂然無影。此是生來根本，借土遁往乾元山來。

哪吒借土遁來至乾元山金光洞，候師法旨。

金霞童兒忙啟師父：「師兄候法旨。」

太乙真人曰：「著他進來。」

金霞童子至洞門對哪吒曰：「師父命你進去。」

哪吒至碧游床倒身下拜。真人問曰：「你不在陳塘關，到此有何？」

哪吒曰：「啟老師：蒙恩降生陳塘，今已七載。昨日偶到九灣河洗澡，不意敖光子敖丙將惡語傷人，弟子一時怒發，將他傷了性命。今敖光欲奏天庭，父母驚慌，弟子心甚不安，無門可救，只得上山，懇求老師，赦弟子無知之罪，望祈垂救。」

真人自思曰：「雖然哪吒無知，誤傷敖丙，這是天數。今敖光雖是龍中之王，只是步雨興雲，然上天垂象，豈得推為不知！以此一小事干瀆天庭，真是不諳事體！」

忙叫：「哪吒過來，你把衣裳解開。」真人以手指在哪吒前胸畫了一道符錄，吩咐哪吒：「你到寶德門……如此如此。事完後，你回到陳塘關與你父母說，若有事，還有師父，決不干礙父母。你去罷。」

哪吒離了乾元山，逕往寶德門來。正是天宮異景非凡寶像，紫霧紅雲，金光萬道。那南天門碧沉沉如瑤璃造就，寶鼎粧成。兩旁有四根大柱，柱上盤繞的是興雲布霧赤鬚龍；正中有二座玉橋，橋上站立的是彩羽凌空丹頂鳳。明霞燦爛，碧霧朦朧。

天上有三十三座仙宮：遺雲宮、昆波宮、紫霄宮、太陽宮、太陰宮、化樂宮，一宮宮脊吞金獬豸；又有七十二重寶殿：乃朝會殿、凌虛殿、寶光殿、聚仙殿、傳奏殿，一殿殿柱列玉麒麟，壽星臺、祿星台、福星台，台下有千千年不卸奇花；煉丹爐、八卦爐、水火爐，爐中有萬萬載常青繡草。

哪吒到了寶德門，來的尚早，不見敖光。又見天宮各門未開，哪吒站立在聚仙門下。不多時，只見敖光朝服叮噹，逕至南天門。

敖光曰：「來早了，黃巾力士還不曾至，不免在此間等候。」

因太乙真人在哪吒前心畫了隱身符，故哪吒看見敖光；敖光看不見哪吒。哪吒看見敖光在此等候，心中大怒，撒開大步，提起手中乾坤圈，把敖光後心一圈，打了個餓虎撲食，跌倒在地。哪吒趕上去，一腳踏住後心。